

YI TIAN YUN JIN 一天云錦 韓映山著



1462



# 天云錦

曹映婁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包括二十三篇散文。这些散文絕大部分是給我們描繪了白洋淀边風光人物。它时而在我們眼前展示出一幅幅水乡劳动生活場景；时而給我們带来一串串水乡人物劳动的笑声；时而又讓我們聞到山区的麦香果馨，……

我們讀着这本散文集，就如同在白洋淀边漫步，在大山底下劳动，和那里的乡亲们亲切地聊着天。山色水光，人影笑貌，一一如在眼前。

## 一 天 云 錦

韓 映 山 著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

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州字第 008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

开本 690×960 耗 1/32 印張 6 1/16 插頁 2 字數 65,000

1963年2月第1版 196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13,700(內半精裝1,000册)

---

## 目 录

淀 边·····	1
园田曲·····	9
水上行·····	14
淀上放映員·····	21
迎 归·····	27

馮華田·····	33
新港散記·····	38
山中行·····	44
看庄稼·····	53
鉄姑娘·····	63
小辮姑娘·····	73
田 边·····	79
支 前·····	87
喜 事·····	93
一天云錦·····	98

木匠豹 .....	108
耐冬嫂 .....	115
蛤蟆哥 .....	128
碾旁小景 .....	133
鐮 声 .....	147
答帝王 .....	164
乡 曲 .....	169
瓜园月夜 .....	177
后 記 .....	189

---

## 淀 边

淀水清亮透底，平靜如鏡，映着天上各色的云彩：白色的、藕荷色的、淺粉色的和胭脂紅色的……漸漸地那紅色的云片越布越大，越大越鮮明，整個東方都紅了；淀水也更加光亮起來，象綢子似的流蕩了。不一刻，在那與天接連的水面上，冒出一個紅得耀眼的太陽，於是又鮮嫩又水靈的晨光，灑遍白洋淀上。

早晨，淀上人家早早就起來了。吃過早飯，人們就分頭干活去了：打魚的、打雁的、織席的、放鴨的……淀邊水沿上逐漸熱鬧起來。

打魚的小伙子們穿着皮筒靴子，吱扭吱扭地集合來了。他們個個都是紅黑的臉，身上沾着泥點點，透出一股魚腥的氣味。小伙子彼此开着玩笑，互相打鬧着，好象永遠不知道疲累似的。一到岸邊，各組奔各組的船，架上魚網，拿起船篙，蹬上漁船，準備出淀了。

那邊，鴨圈里跑出百十隻大鴨子，嘎嘎地叫着，哈巴哈巴地晃着身子來了。鴨子什麼色的都有：花脖的、凸凸頭的、麻麗翅的……它們擁擠着、爭先恐後地撲到淀水里，鬧得水邊嘩嘩嘩嘩地響。放鴨員何大叔躬着腰，手里拿個白拉竿子也蹬上小船。他一邊轰鴨子一邊還叨念：“記住！有蛋下到家裏，別光是貪玩，把蛋丟啦！噢，聽見了沒有？”鴨子們也不理他，只是拼命扎蒙子，把禿禿的大尾巴蹶起來。

“大叔，你叨念什麼哪？”打魚隊隊長馬太一邊整理魚網一邊笑着問。

何大叔咧開厚厚的嘴唇笑了，他說：“這鴨



子們忒不听话，不教訓着点，它們光丢蛋。”

他又問馬太：“这几天河田怎么样呀？”

馬太伸出兩個手指头說：“嘿，好河田，昨天我們打了这个数。”

“哈，二百斤。四遭网就能打这么多，不錯，不錯。”何大叔嘮着嘴說，“是誰看的魚地？”

馬太又把大拇指伸一伸說：“是咱支书唄，他一出馬还有不胜的？”

“那是，他是老行家了，跟他爹一样，打了一輩子魚。”何大叔看看鴨子把他拉远了，就把小船搖快起来，追趕鴨群去了。

这时岸上的高台上，有个梳辮子的姑娘一閃，隱到葦垛后了。馬太早看見她了，就扯开嗓子喊：“秀菱，你藏什么？你把梭子拿来，帮我补补网吧！”

秀菱答应了一声，灵巧的身影跑去又跑回，帮漁队补好了网，說：“馬队长，你看見大船哥了唄？”

馬太眯着眼一笑，說：“你們一天价在一块儿，这会儿又来問我了，我又沒拴住他……”

秀菱臉一紅，一偏頭，凸嘟起小嘴說：“愛知道不知道，趕明儿再叫我补网再說……”

馬太哈哈大笑起來。

漁船出動了，一只兩只……几十把船槳，撥動的淀水“嘩啦嘩啦”地响，槳上閃着晨光，一亮一亮。水面上浮着一道道的花紋和白色的小泡泡。

淀邊依然不平靜。在那棵垂楊柳下面，停着一只大五輪，這是村里的擺腳船。船把式伍大爺早起儿就刷洗起船板來，把大船刷得亮光光的。

因為今天是端村大集，二小隊的社員休假，趕集的人一定挺多。

刷好船，伍大爺就向村里喊：“喂！趕集的开船了——噢——”他把“噢”字拉得长长

的，随后还加一句：“开船不等！”

他这一嗓子，可村子的人都能听到。他虽然喊开船不等，但人们都知道，这老人是非等齐了不开船的。

“伍大爷，你赶集去吗？”叫大船的小伙子走来了，“我来给你帮船吧；顺便我也买点东西。”

伍大爷笑了，说：“你怎么有这么大空儿，你们打雁队够辛苦喽！”

“打雁有糍头儿，一点不苦。”大船说，“夜里多么困，一看见雁群就精神了。”

“那你白天该睡一会儿，支书不是总嘱咐：要‘劳逸结合’吗？”

“我得赶个集买点砂子，要不就误了夜里用。”

“大船哥！”高坡上又跑来了秀菱，她抱着一抱破好了的草帽子，笑嘻嘻地眨巴一下黑黑的眼睛，大船走近她去。

“听說你去赶集，給我捎点东西吧？”秀菱閃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說。

“又捎什么呀？”大船說，“咱們一块儿去吧！”

“今个不該我們織席組休假，下礼拜就輪到了。”秀菱說，“我們組正跟小紅她們競賽呢、看誰織的好、織的快，席紋上还得織上花样呢。”

“你們可真巧呀！”

秀菱揚了一下眉毛說：“我是求你买一把解葦的刀子来，行不行呀？”

“你要的东西，还有不行的？”大船看着她笑了笑說，“你要天上的星星我都給你摘去！”

秀菱噴地笑了，紅了臉。說一句：“去你的吧！”

大船剛要走，秀菱又湊近他，悄悄地說：

“你給我买个日記本吧，我学記日記呢！”

“嘿，不简单，刚摘了文盲帽就学写日记呀？我得向你学习。”

“还不是你这老师的功？说正经的，你捎不捎呀？”

“要什么色的？”

“红色的，有毛主席象的，皮上带着花叶儿。”秀菱笑眯眯地说着，用手比划着，从布袋里掏出个桃形的小钱包，里边有一叠票儿。

“我先给你垫上吧，昨天我们发了工资。”大船说。扭头要走，因为船上的人快齐了。

秀菱说：“俺们超了产，还提奖了呢，快拿着吧，谁跟谁呀！”

秀菱说了最后一句，脸忽然一阵飞红，扭身就跑了；大船怔了一下，忽然明醒过来，高声喊：“你要的东西我一定捎来，噢。”秀菱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急忙摆手示意别再喊了……

赶集的人们越聚越多了，大娘、大婶儿，提着篮挎着筐的，牵羊的抱鸡的，从各个胡同

里走出来，人人脸上嘻嘻笑着，说话搭理儿，都奔淀边上来了。

阳光渐渐强烈了，春风从水皮上吹来，暖烘烘的，杨柳的柔软的绿枝，长长地垂下来，划破了静静的水面，水面反射着光华，蒸腾着白气；远方，传来打鱼的粗獷号子声；那打丝网的敲起了铜锣，象是唱戏的开场锣鼓，有板有眼。

赶集船慢慢离开了岸边，何大爷赤着臂膀，露着黧黑的肌肉，脚板蹬得船咚咚地响。为了大伙儿，他忘记了春寒。

一到淀里，正是顺风，大船拉起帆来，于是白帆掠着日影前进，船头激起细碎的浪花……

大船渐渐远去了。只有这时候，淀边似乎才平静些了，但水面依然动荡着，动荡着，所看到的是无数道耀眼的银光，再也没有那各色的云彩了……

一九六一年初春于白洋淀畔

---

## 园田曲

吃了晌午飯，春眉子就吹起集合哨来：“嘟嘟嘟——”哨音随着春風傳遍整个小村。妇女們很快就集合齐了，大家围着春眉子問：

“队长，今几个咱們做嘛活儿呀？”

春眉子流利地說：“咱們积的肥都送到地里了，春麦也耩完了，咱就做园田活儿吧！”

“哟，队长光叫咱做輕巧活儿，是小看咱吧？”小姑娘兰女嚷着。

二嫂說：“人家是关心咱，怕累着。”

兰女笑了：“好好，我正想看看种的那望

日蓮出來了沒有。”

“嘿，早出了芽兒。”二嫂說着又問：“你往天津去了幾天呀？”

“去了三天，要不我早回來了，我哥他們廠子里正趕制拖拉機，非叫我參觀不行。好傢伙，一批批的機器都運往農村了，機器上還写着‘支援農業’呢！”

“昨天咱們村又來了兩架鍋駝機。”二嫂高興地告訴大家。

婦女們扛着鋤鎬奔園田走着，一邊說着話，有的還輕輕唱着歌兒。

春天的小風吹起來。田野碧綠得可愛，松散的土壤，散發着潮濕的泥土氣息。麥苗返了青，甩着嫩嫩的綠葉，一壟壟的伸展開去。

春眉走過去，抓起一把土說：“過幾天就該鋤麥了，今年咱們要早點下手。”

“對，今年咱多鋤它幾遍。”蘭女說，“小麥經過冬灌，施過底肥，鋤的遍數越多越好。”



“这块地也包给咱小队了，咱可得好好地摆弄摆弄。”二嫂说。

春眉笑了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‘三包一奖’——你是想得一等奖吧！”

大家都笑了。

转过村南，就是园田了。用秫秸夹的篱笆围着一片整齐的园子。园子里的青菜，长得很肥嫩，水灵灵的，快割头茬了。豆角也拱出了胖芽芽，西红柿的秧苗也出土了，那一畦红皮蒜，长得更是茁壮，绿生生的。

一到了地头，春眉子就给大家分好了活儿，有的间菜，有的拿虫，有的浇水。大家歇一会儿干一会儿，园田里布满了笑声、歌声。她们愉快地劳动着，谈笑着。

“嘿，今年这菜长得真好。”二嫂一边间菜一边说，“我真舍不得间。象这么强的菜，给我们几畦就够吃了。”

“哼，哪能光为自家吃呢！”兰女说，“咱